



宛陵先生文集目錄卷第五十九

王安之寄石榴

寄致仕余少卿

和吳學士即事

和沖卿藏菜

和景彝紫宸早謁

和荅景彝謝予訪

哀石舍人三首

王密諫漱玉齋

書李學士集後

送河東李轉運

和二君村墅閑居

送良玉上人還崑山

和宋學士紫宸早謁

和次道省中初直

賦孔雀送魏生

和宋中道見寄

雷逸老遺石鼓文

和次道奠石舍人

和景彝寄緝叔
和荅弟喜還朝

和荅安之見贈石榴詩

王安之寄兔魚
和景彝對雪

和荅永叔洗兒歌
重送祖擇之北使

題老人泉寄蘇明允

景彝率和尚手痕詩
和介夫收丘潛畫牛

題嘉興橋李亭
吳冲卿鼓契

江鄰幾寄羊羝
贈周都官示詩卷

目錄終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陽武王安之寄石榴

安榴若拳石中蘊丹砂粒割之珠落盤不待蛟人

泣舊友大河濱作宰寔畿色嚴霜百果熟為贈忽

我及始時童稚矯爭取猴猿集老夫所食微何暇

更收拾聊荅君意動作詩恨短澁

寄致仕余少卿

仕苦戀朝廷多為老所逼朝廷雖愛賢不欲竭其

力君歸頗得宜湖上遂偃忘男能智自謨孫亦俛

就職人事當置之自可樂自臆

和吳沖卿學士冬日私居事

人知何晏宅
迎住白楊頭
平馬不還性
詩書多蓄
收風庭吹落
葉霜樹立鳴
鳩頗與市朝
遠閉門凡
幾秋

和吳沖卿藏菜

霜前收美菜
欲以禦冬時
備之且增品
挑新那復
思菖藟嗜西
伯薑食語宣
尼未免效流
俗竟將鑿
益為

依韻和王景彞學士紫宸仲冬早謁

朝開閭闔九
重深望拜珠
旒照玉簪霜
氣稍迴龍

陞峻日光微
轉鳳樓陰庭
中細伏穿旗
脚案外薰
爐對殿心我
預千官少禪
補欲將歌頌
播堯音

依韻答景彞謝予訪其居

日暮乘羸馬
因過太史家
竹牕談脫塵
槐樹暝栖
鴉邦瘁稽前
詠人亡起彼
嗟夜分歸不
寐猶照角

中斜其日閣石
昌言辛

哀石昌言舍人三首 十一月二日

朔日望顏色
衣冠朝帝閣
西靈未生魄
東岱已收
塊弔哭新居
啓封題舊篋
存善人吾不
見何可問
乾坤

聖賢無不死壽夭復何云唯有名常在其餘理莫
分朝榮金玉寶暮殞蕙蘭焚今日寢門哭緒言長
絕君

賈誼過秦畢相如諭蜀歸二人名既大一日命何
微瘠似烏常渴災成鵬不飛百年今已矣冰結淚
霑衣

鄭州王密諫漱玉齋

渠渠梁照日泯泯水分京激作飛巖勢流爲雜佩
聲圖書無近蹟草樹有冬榮景落人間處漂花出
古城

書李學士北使集後

蘇武艱窮只四篇五言風格到今傳節旄零落都
無諫枉在胡中十九年

送李學士河東轉運

重持使者節北上太行行未注螭頭筆來調塞下
兵朱轡邦伯至黃綬縣官迎臘雪臨闕密宵烽出
堦明山川壯分晉戎馬說幽并此部多才俊其人
不易輕

次韻和吳仲庶苗蔡二君村墅閑居

聞說江南庾子山卜居泉石愛孱顏古來得喪何

須問世上榮枯只等閑高關浮雲徒有戀夕陽飛
鳥亦知還予貧不及三君子老愧朝紳進退間

送良玉上人還崑山

來衣茶色袍歸變椹色服孤舟洞庭去落日松江
宿水煙晦琴徽山月上巖屋野童遙相迎風葉鳴
橡櫺

依韻和宋次道學士紫宸早謁

陸生聲譽在雲間來預簪裾謁帝顏冠劍有容夔
與高文章全盛馬兼班耽耽玉宇龍纏棟藹藹金
鋪獸齧環却出常衙殿前過戟衣風動自相攀

和次道省中初直

江南太守歸夜直省中闌霜氣冷侵被月光斜入
扉官奴休執燭侍史正薰衣展轉不成寐幽懷吟
更微

去年宋中道自洛州以書令魏殊來謁予
魏遂託主第後辭歸予因中道之兄次道
有孔雀賦以送魏生

置從南海枕榔林籠入西州鸚鵡地聳冠翕翼脩
尾張鱗鱗團花金縷翠一身粲爛文章多引聲笙
竽柰遠何五侯池館不可戀桂樹深枝自有窠鳳

皇樓頭饒鸞雀入屋穿簾非爾樂非爾樂去何之
北方佳人或歌兮

依韻和宋中道見寄

歲在涪灘初別子子道廣平裨郡理廉頗臺傾有
遺址今逢四方弓久弛時不用兵皆樂鄉念我食
居天子庠抱經臨案空循行貌垢不洗顏蒼蒼得
時少壯相揄揚獨行無信心萍浪腸如轉轡轉井
床內飢外寒膚粟芒若此煎炒何心腸王都浩浩
多球琅懷珉安可爭焜煌舊朋升騰皆俊良歿不
發語生括囊巍巍堯舜開明堂大調金石來鳳皇

鴛鴦戢翼方在梁福祿其宜無不臧已甘老死填
溝隍殭尸闔棺猶目張仲尼生世尚徨徨豈能強
聒爭蹉蹉未由見子舉以觴北望大河衣袂攘牽
牛橫漢不服箱欲往乘車無可當天駟有星名曰房
又欲乘馬行幽荒牛雖蹄瑩馬眼光既不我駕路
阻長我懷炳炳何日忘半夜攬琴彈履霜寫意絨
辭無鴈將低雲作雪正蒼茫

雷逸老以倣石鼓文見遺因呈祭酒吳公

石鼓作自周宣王宣王發憤蒐岐陽我車我馬攻
既良射夫其同弓矢張舫舟又漁鱗鱗魴何以貫

之維柳楊從官執筆言成章書在鼓腰鐫刻藏歷
秦漢魏下及唐無人着眼來形相村童戲坐老死
喪世復一世如鳥翔唯閱元和韓侍郎始得紙本
歌且詳欲以氍衣歸上庠天官媿阿駝肯將傳至
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剝文失行近人偶見安碓床
亡鼓作曰剝中央心喜遺篆猶在傍以曰易曰庸
何傷以石補空恐春梁神物會合居一方雷氏有
子胡而長日摸月倣志暮強聚完辨舛經星霜四
百六十飛鳳凰書成大軸綠錦裝備斜曲直筋骨
藏芻之謁我巧趨蹌我無別識心傍徨雖與乃父
非故鄉少與乃父同盃觴老向太學鬢已蒼樂子
好古親縑箱誰能千載師史倉勤此冷淡何肝腸
而今祭酒禪聖皇五經新石立兩廊我欲効韓非
癡狂載致出閔無所障至寶宜列孔子堂固勝朽
版堆屋墻然湏雷生徃度量登車裹護今相當誠
非急務煩紀綱太平得有朝廷光山水大字輦已
嘗於此豈不同批糠海隅異獸乘舟航連日道路
費芻糧又與茲噐殊柔剛感慨作詩聊激昂願因
諫疏投皂囊夜觀奎壁正吐芒天有河鼓亦焜煌
持此負鼎干成湯

和宋次道莫石昌言舍人

金鷄白馬曉朝天
嗟管行車暮已傳
上帝樓成何處召
青霄路絕不應還
飄階墮葉聲淒若
隔幕孤燈夜寂然
來奠一觴空湛湛
却思平昔淚漣漣

和王景彝寄呂縉叔

白盡鬕鬢史未成
不如能賦易登瀛
三冬足用儒飽千里
從看跛鼈行知有清名
在公議自無餘力
到高闕磻溪八十猶垂釣
祖例推來亦後生

依韻和宋次道荅弟中道喜還朝

白首謬陪兄弟間
阿連初喜客兒還
池塘夢句君

能得咳唾成珠
我未閑墮巷閉門
誰扣扣茂林飛鳥
白班班歸來又接同袍會
月下朱閑不用關

依韻和荅王安之因石榴詩見贈

當年仕宦忘其卑
朝出飲酒夜賦詩
伊川嵩室恣游覽
爛熳徧歷焉有遺
是時交朋最為盛
連值三相更保釐
謝公主盟文變古
歐陽才大何可涯
我於其間不量力
豈異鵬搏蒿鷄隨
見君弟兄入太學
俊譽籍籍聞一時
而今兩鬢各已白
偶因贈酬言及斯
升沈是非休要問
百歲歡樂誰能期

陽武王安之寄兔魚

原上一雙兔河中兩尾魚兔皮空被褐魚腹不藏
書長跪置遠意故人情何如二物本潛伏誰言置
網踈崢嶸歲亦晚將駕歸吾廬

依韻和王景彝對雪

天雪霰成先暴集地中陽復已如期穿林斗覺繁
風急入袖初驚學舞遲樓上溫貂方買酒竹間寒
雀未辭枝平明君向螭頭立玉座爐煙細細時

依韻和荅永叔洗兒歌

夜夢有人衣帔蜺水邊授我黃龜兒

生男前一夕夢道士贈龜一枚

仰看星宿正離離玉魁東指生斗威明朝我婦忽
在蓐乃生男子實秀眉自磨丹砂調白蜜辟惡辟
邪無寶犀我慙暮年又舉息不可不令朋友知開
封大尹憐最厚持酒作歌來慶之畫盆香水洗且
喜老駒未必能千里盧仝一生常困窮亦有添丁
是其子

重送祖擇之北使

文章世德已能傳得桂高枝一十年持節欲同蘇
武勁下帷曾似董君賢衣裘袵領無嫌左飲食盃
孟暫厭羶一過范陽應感槩歸來圖畫彼山川

題老人泉寄蘇明允

泉上有老人隱見不可常蘇子居其間飲水樂未央淵中必有魚與子自徜徉淵中苟無魚子特翫滄浪日月不知老家有雛鳳皇百鳥戢羽翼不敢言文章去為仲尼歎出為盛符祥方今天子聖無滯彼泉傍

景彝率和唐崇徽公主手痕詩

兩壁美人虹已收蒼崖織手蘚痕秋和親只道能稽古沉略後來不解羞漢月明明掌中照胡塵漠漠指間留昭君歿後更多恨彈作琵琶曲未休
觀黃介夫寺丞所收丘潛畫牛

丘畫吳牛希戴嵩吳牛角偃彎如弓老牯望犊犢望母母下平坡離牧童牧童吹笛坡頭坐古樹蕭騷葉戰風黃君買畫都城中不惜滿貫穿青銅賣從誰家不肖子傳自幾世賢鄉翁今時貴人所尚同覓借觀玩題紙窮紙窮磊落見墨妙東府西樞三四公應識古人丹青蹟又辨古人於物通一毛一尾不取次豈以後代為盲聾願推此意佐國論況乃聖德同堯聰

題嘉興永樂院橋李亭

土化吳王甲骨朽越王兵五月菖蒲草千年橋李

城蒲根蛙怒嚎城上烏夜鳴吳越滅已久客心空
屏營落日孤亭間悠悠鍾磬聲

吳沖卿鼓契

猶是唐時契有司
嘗效昌耕上不許

暮契出朝契歸出入未嘗逢日暉雄雌曾不離鍾
室百年利弊知者稀時移世異不改易俗眼厭舊
君前非君王萬年十年壽獨憐古器與衆違昨日
霜華厚如雪百官凍靴朝紫微吳王偷就温漏火
始一識之增歎唏不知逢逢六街鼓自此發號通
帝闈人間鍾鼓有多少多少亂鳴誰肯譏

江鄰幾寄羊羝

去歲為却造者

細肋胡羊卧苑沙長春宮使踏霜犯蒺藜苗盡初
蕃息首宿盤空莫嘆嗟自乏良謀甘更鄙猶能大
嚼快無涯磨刀為削朝霞片時引清盃興轉嘉

周仲章都官示卷因以贈之

赭白西北來本是天馬種朝秦暮至吳嵩華如巖
冢伯樂曾未逢垂頭牧青隴今朝顧我鳴振鬣耳
聳聳聲生秋風悲已喪荆軻勇誰牽駕鸞車高
躡雲勢擁

宛陵先生文集目錄卷第六十

覽翠亭記

林和靖詩集序

紅鸚鵡賦

述釀賦

靈鳥賦

南有嘉茗賦

鳴鳩賦

麈尾賦

擊甌賦

哀鷓鴣賦

問牛喘賦和

凌霄花賦

凌石榴樹子賦

風異賦

乞巧賦

思歸賦

鬼火賦

鬼火後賦

魚琴賦

針口魚賦

靈鳥後賦

目錄終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覽翠亭記

郡城非要衝無勞送還往官局非冗委無文書迫切山商征材巨木腐積區區規規襲不爲宴處久矣始是太守邵公於後園池傍作亭春日使州民遊邀予命之曰共樂其後別乘黃君於靈濟崖上作亭會飲予命之曰重梅今節度推官李君亦於廨舍南城頭作亭以觀山川以集嘉賓予命之曰覽翠夫臨高遠眎心意之快也晴澄雨昏峯嶺之顛也心意快而笑歌發峯嶺明而氣象歸其近則

草樹之煙絲溪水之澄鮮啣鱗翩來的的有光掃
黛侍側嫵嫵發秀有趣若此樂亦由人何則景雖
常存人不常暇暇不計其事簡計其善決樂不計
其得時計其善適能處是而覽者豈不暇不適者
哉吾不信也

林和靖先生詩集序

天聖中聞寧海西湖之上有林君嶄嶄有聲若高
峯瀑泉望之可愛即之逾清挹之甘潔而不厭也
是時予因適會稽還訪於雪中其談道孔孟也其
語近世之文韓李也其順物玩情爲之詩則平澹
邃美讀之令人忘百事也其辭至乎靜正不主乎
刺譏然後知趣尚博遠寄適於詩爾君在咸平景
德間已有大聞會天子修封禪未及詔聘故終老
而不得施用於時凡貴人鉅公一來相遇無不語
合慕仰低回不忍去君旣老朝廷不欲強起之而
令長吏歲時勞問及其歿也謚曰和靖先生先生
少時多病不娠無子諸孫大年能掇拾所爲詩請
予爲序先生諱逋字君復年六十一其詩時人貴
重甚於寶玉先生未嘗自貴也就輒棄之故所存
百無一二焉嗚呼惜哉

紅鸚鵡賦

相國彭城公尹洛之二年客有獻紅鸚鵡籠之甚固復以重環繫其足遂感而賦云

蹄而毛翼而羽以形以色別類而聚或嘯或呼遠人而處在鳥能言有曰鸚鵡產乎西隴之層巒巢于喬木之危端其性惠其貌安與禽獸異為籠檻觀吾謂此鳥曾不若尺鷃之翻翻復有異於是者故得以粗論吾昔窺爾族喙丹而綠今覽爾軀體具而朱何天生爾之乖耶俾爾為爾類尚或弗取况爾殊爾衆不其甚與何者徒欲謹其守固其樞

如少堅鑠以深廬雖使飲瓊乳啄彫胡以充飢渴南金明珠以為關閉又奚得於鳥鳶之與

醜賦

少居楚楚多釀者惟辨識酒之然夫酒之作也必良其器必香其臭法式具舉酸敗罕旃取有豐約味有醜泊則曰醜曰賢和神懌氣積日弥年自時厥後茲道寢廢昔飲其醇今飲其醜昔也熙熙今日不飲舒暢四肢今也冥冥迷寃倒臭不知其醜昔也世未始達此夫以天下為墟顛死底為

樂夫君子爲道德爲酒醴酣仁漱義四海薰
和莫知所以遠乎率土洗弊材不授矣君臣乘異
法不施矣道德遂薄酒弗飴矣饋詐啜僞昏然而
無歸矣安得滌其具更其術時其物清其室然後
漬以椒桂侑以棖橘吾將露醉乎窮日

靈鳥賦

鳥之謂靈者何噫豈獨是鳥也夫人之靈大者賢
小者智獸之靈大者麟小者駒蟲之靈大者龍小
者龜鳥之靈大者鳳小者烏賢不時而用智給給
考爲世所趨麟不時而出駒流汗考擾擾於脩途

龍不時而見龜七十二鑽考寧自保其堅軀鳳不
時而鳴烏鷓鷯考招唾罵於邑閭烏考事將死而
獻忠人反謂爾多凶凶不本於爾爾又安能凶凶
人自凶爾告之凶是以爲凶爾之不告考凶豈能
吉告而先知考謂凶從爾出胡不若鳳之時鳴人
不恠考不驚龜自神而剗殼駒負駿而死行智鶩
能而日役體劬劬考喪精烏考爾靈吾今語汝庶
或汝聽結爾舌考鈐爾喙爾飲啄考爾自遂同翔
翔考八九子勿噪啼考勿睥睨往來城頭無爾累

南有嘉茗賦

南有山原兮不鑿不營乃產嘉茗兮囂此衆氓土
膏脉動兮雷始發聲萬木之氣未通兮此已吐乎
纖萌一之日雀舌露掇而製之以奉乎王庭二之
日鳥喙長擷而焙之以備乎公卿三之日槍旗聳
舉而炕之將求乎利羸四之日嫩莖茂團而毓之
來充乎賦征當此時也女廢蠶織男廢農畊夜不
得息晝不得停取之由一葉而至一掬輸之若百
谷之赴巨溟華夷蠻貊固日飲而無厭富貴貧賤
不時啜而不寧所以小民冒險而競鬻孰謂峻法
之與嚴刑嗚呼古者聖人爲之絲枲締綌而民始
衣播之禾麩菽粟而民不飢畜之牛羊犬豕而甘
脆不遺調之辛酸醎苦而五味適宜造之酒醴而
譙饗之樹之果蔬而薦羞之於茲可謂備矣何彼
茗無一勝焉而競進於今之時抑非近世之人體
惰不勤飽食梁肉坐以生疾藉以靈薺而消腑胃
之宿陳若然則斯茗也不得不謂之無益於爾身
無功於爾民也哉

鳴鳩賦

時人謂鷓鴣癡拙禽也茲禽然癡且拙猶能以喙
寫心布于辨音者焉曰我智不如燕鴈識氣候之

蚤晚隨陽而來知社而返勇不如鷓鴣鷹鷂恣搏
擊於秋天下無全物落不空拳惠不如鸚鵡鸚鵡
入崇堂兮蔭夏屋事言語以如人餌巢梁而飫腹
巧不如女匠挂巢室於枝上畏風雨之漂搖絳茅
莠而密壯年不如鸛鶴絜羽毛於寥廓希霖雨而
鳴埵和氣類而靡爵茲五者實無有於群鳥分馴
馴於林表癡亦誠多拙亦不少雖不能趨暄暎之
時亦毛翮而自持雖不能決爪吻之利亦飲啄而
自遂雖不能弄喉舌之辯亦呼鳴而自善雖不能
理窠之完亦棲處而自安雖不能適變赴情亦隨
宜而自寧噫唯癡與拙天之所生若此而已矣又
烏足爲之重輕

麈尾賦

野有壯麈兮罹虞人於廣原其身已殺其肉已燔
其骨已棄獨其尾之猶存飾雕玉以爲柄入君握
而承言聊拍麾之可任雖脫落而蒙恩噫譬諸犬
豕其死則均其肉與骨亦莫遂巡自古及今若此
泯沒者日有億計曾不一毫以利人是以生若虻
蜉死若埃塵生無以異於其類死不爲時之所珍
故仲尼疾沒世而名滅子長亦著論而有因乃感

茲獸而用告乎月親

擊甌賦

余觀今樂愛乎清越出金石之間所謂擊甌者本
埏埴異琳球入伶倫兮間齊優其可尚者鳴非瓦
釜律度合鼓非土缶音韻周和非埴篪上下應作
非鐘磬節奏侔而又水質瑩然水聲脩然度曲泠
然入耳瀏然猶有非之者曰善則善矣未若艷女
之歌喉何則是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其近自
然之氣况此曾何參於樂錄之目乎余辨之曰融
結合於造化堅白播於陶鈞發和於噐導和於人
可以樂嘉賓可以暢百神安得絲竹謳吟之匪倫
也哉

哀鷓鴣賦并序

余得二鷓鴣飼之甚勤既久開籠肆其意其一翩
然而去其存者特愛焉鷓鴣於禽最有名頃未識
也思持歸中州與朋友共玩之凡養二年呼鳴日
善罷官至蕪湖一夕爲鼠傷死遂作賦以哀云
物有小而名著亦有大而無聞吾於禽類得鷓鴣
兮不群其音格磔其羽爛斑其生遐僻其趣幽閑
飲啄乎水裔棲翔乎竹間往咨羅者求之於野生

致二雛形聲都雅愛之蓄之籠之服之爲日已久
言馴熟兮縱晞朝旭一逸而不復兮謂之背德非
我族兮戀而不去尤可穀兮晨啼暮宿何嗟獨兮
固當携之中國爲士大夫之目兮不意孽鼠事潛
伏兮破笈齧嗉何其酷兮嗚呼翻飛遠逝不爲失
兮安然飽食不爲福兮焉知不爲名之累兮焉知
不爲鬼所瞰而禍所速兮哀哉誠不如禿鷓鴣鵬
兮凡毛大軀妖鳴飮腹何文彩之佳何名譽之淑
前所謂大而無聞其自保而自足者與

問牛喘賦

和人

鄧州六首

客有感前史問牛喘廣而賦義有由余得披遺辭
掇遺韻索遺意而用以酬夫寒爲冬燠爲夏和爲
春肅爲秋和以發生則物萌而抽燠以長養則物
盈而周肅以登就則物實而收寒以閉結則物藏
而休是則陰陽之道順而變和之職脩若乃當春
而燠是爲行夏令而火侵於木時則有雨水不降
草樹早落火訛相驚疾疫多作故丞相當是月而
見牛喘恐天令之愆錯問從來之遠邇兮或力或
曠而可度匪賤人而憂畜實原微而意博所以元
化日調萬彙時若及其後世自我自我物自物天自

天人自人胡爲乎冬胡爲乎春孰謂差忒孰謂平
均曰吾委佩而端冕服美而食珍上奉天子下役
蒸民夫何預於我哉我亦無愧於茲辰

凌霄花賦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草有柔蔓木有繁條緣根兮
附質布葉兮敷苗朱華粲兮下覆本幹蔽兮不昭
嗟乎此木幾歲幾年而至於合抱夫何此草一旦
一夕而遂由凌霄是使藜藿高艾慕高豔而仰翹
翹也安知蘋藻自潔蘭蕙自芳芙蓉出汗而自麗
芝菌不根而自長或紉珮帶或采頊篋或製裳於
騷客或登歌於樂章故得爲馨爲薦爲嘉爲祥皆
無附着亦以名揚奚必託危柯而後昌吾謂木老
多枯風高必折當是時將恐摧爲朽茨不復萌蘖
豈得與百卉並列也耶

石榴樹子賦

并序

襄城縣庭下生矮石榴往來者異之予作賦寫其
狀因以自勵云

有矮石榴高倍尺中訟庭麗戒石訪諸走胥云非
封植忽此生榮三傳歲曆密葉如蓋繁條如織菱
蕤下垂疲軟無力緗苞貯露纍纍及及下人俯視

顛本可識雀愧卑棲而不肯集考故啾唧以矯翼
偃偃盤盤若屈若鬱紉紉結結非曲非直榦不足
攀陰不足息夫何挺質之可惑耶意爲異與爲妖
與人以爲異我不知其異曰殊衆人之類類人以
爲妖我不知其妖曰乖衆木之翹翹然而不生樊
圃臺榭遊觀之所產茲堂下其有以警而有以覩
因形戕義庶將有補當革蔓衍之多枝無若輭柔
之不舉勿俾苞苴之流行勿使吏氓之輕侮勿泆
忍以自抑勿猶豫而失處勿關茸以接卑勿上下
之不撫夫如是則異也妖也固弗取維戒懼斯主

風異賦

庚辰歲三月丙子天大風壬午詔出郡縣繫獄死
罪已下夫風者天地之氣也猶人之呼噓喘吸豈
常哉若應人事之變則余不知故賦其大略云
吾因迓勞適于郊憇亭舍日具時群輩外囂曰火
來音羅火來噓呼噫噓出屋遠望西北之隍亘天
接地混混赫赫不見端涯逡巡則赤埃赭霧突盪
奔馳陽精失色白晝如晦號空吼穴揚砂走塊衆
心驚惶廣衢翳昧莫辨誰何執手相對其少頃也
稍明故歸人未寧兮相與而爲隊順前者措足之

不暇逆進者舉武而愈退睇山川兮安陳趨城郭
兮安在所可視者五六步之內越翌日四方恬霽
乾坤黯慘物色憔悴牛復馬還絕銜鼻草靡木折
茨實墜禽鳥墮死泥滿喙几案傾欹塵覆器民廬
毀壞商車顛躓既而衆曰此何景也伺彼往來兮
問遠邇之所自或曰起浚都播許鄭歷洛汭以及
唐鄧漢隋之地稽厥時厥狀無與此土異未迨旬
浹德音遐暨是知本聞之不僞聊綴辭也若此言
變咎則非愚者之能議

乞巧賦

孟秋七日夕戶未扃余歸自外見家人之在庭列
時花與美果析織女而丁寧乞天巧之付與惡心
手之鈍冥余既寢而弗顧又烏辨乎列星兒女前
曰故事所傳餘千百齡何獨守拙迷猶未醒遂起
坐而嘆曰吾試語汝汝其各聽夫芒忽之間變而
有氣氣而有形形而有生生而有靈愚愚慧慧自
然之經賦已定矣今返妄營則何異高山之木兮
不能守枝葉之亭亭欲戕而爲犧象兮利塗飾乎
丹青且復天巧與人巧將不同也天孫又安得此
而輒私天之巧者總陰陽運四時懸日月星辰而

不忒其璇璣鼓雷風雨雪而不失其施生萬物死
萬物而物得其宜此天之所以任大巧而不虧人
之巧者非它直心口手足也心巧於慮口巧於詞
手巧於技足巧於馳亦各有極不可強為故慮之
巧不過多智謀使爾多謀多智則精驚而魄離詞
之巧不過多辯言使爾多言多辯則鮮仁而行遺
技之巧不過多能藝使爾多能多藝則藝成而跡
卑馳之巧不過多履歷使爾多履多歷則速老而
筋疲如是則吾焉用而乞之吾學聖人之仁義尚
恐沒而無知肯乞世間之輕巧以汨吾道而奪吾
之所持吾決守此而已矣爾勿吾疑

思歸賦

祿有可慕祿有可去何則移孝為忠曾無內顧則
祿可慕而可據上有慈顏以喜以懼故祿可去而
不可寓噫吾父八十母髮亦素尚爾為吏復焉遐
路嗷嗷晨烏其子反哺我豈不如鬱其誰訴惟秋
之氣至慘慄而感人日興愁思側睇江濱憶為童
子當此凜辰百果始就迭進其珍時則有紫菱長
腰紅芡圓實牛心綠蒂之柿獨苞黃膚之栗青芋
連區烏桺五出鴨脚受彩乎微核木瓜鏤丹而成

質素乳之梨頰壺之橘蜂蟬淹醜楨植瀆蜜膳羞
則有鷓鴣野鴈澤鳧鳴鶉清江之膏蠓寒水之鮮
鱗冒以紫薑雜以菱首觴浮萸菊俎薦菁韭坐溪
上之松篁掃門前之桐柳僕侍不譁圖書在右或
靜默以終日或歡言以對友信吾親之所樂安間
里其茲久切切余懷欲辭印綬固非效淵明之褊
衷恥折腰於五斗蓋自成人以及今未嘗一日侍
傍而稱壽豈得不決去於此時將恐貽恨于厥後

鬼火賦

放舟於潁水之上夜憇於項城之野陰氣四垂而
雨微下左右望之若無覩者有光熒然明於水邊
人皆謂之鬼火吾獨未爲然焉意謂鬼爲無吾不
敢謂之無謂鬼爲有吾不敢謂之有但觀韓氏之
言舊矣曰鬼無形鬼無聲旣無聲與形又安得此
而明嘗聞巨浸之涯百物皆能發光而吐輝又草
木之腐亦能生耀而化飛爾知彼是而此非曰若
電者因形乎因勢乎苟因形因勢則此何疑而弗
及嗚呼昔人有論電者陰陽之氣相薄而成何須
形勢將就此妄名謂爲物光可也謂爲鬼火則吾
不敢聽

鬼火後

吾既爲鬼火賦客有謂余曰嘗觀舊說鬼火曰憐
前人有述子何不信言未畢余遽辨曰爾不熟究
吾旨耶吾豈忽而不知且聞兵死之血久而化之
既云血化安有鬼爲比夫草木之腐固合其宜宜
曰物光又豈爲過此論確如牢不可破尚恐未然
更聽吾言彼燁燁者胡可以烹煎彼熒熒者胡可
以燠暄彼熠熠者胡可以炎上彼熠熠者胡可以
燎原蓋無此並蔓說徒繁客慚忸無辭而起余方
掩乎衡門

魚琴賦

并序

丁從事獲古寺破木魚斲爲琴可愛玩潘叔治從
而爲賦余又和之將以道其事而寄其懷

爲琴之美者莫若梧桐之孫枝夫其生也附崖石
遠水涯陰凝其腋陽削其皮曾亡漫戾而沉實之
韻資噫始其遇匠氏也有幸不幸焉故未得盡厥
宜其於不偶若陷於夷剗中刻鱗加尾及鬚皆宛然
而魚目擊而椎主彼齊衆之律令則聲聞聳爾而
四馳粵有好事者竭來睨之取爲雅器製擬庖犧
徽以黃金絃以縻絃音和律調乃升堂室嗚呼琴

兮遇與不遇誠由於通塞始時效材雖甚辱方於
道無所失今而決可以參金石之奏焉無忘在昔
為魚之日

針口魚賦

有魚針喙形甚小常乘春波來不少人競取之一
掬不重乎銖抄其為針也穎不能刺肌膚目不能
穿絲縷上不足以附鑿而愈疾下不足以因工而
進補以口得名終親技女大非膾材唯便鮓滷烹
之則易爛貯之則易腐嗟玉色之可愛聊用實乎
雕俎過此已往未知其所處

靈鳥後賦

靈鳥我昔閱爾之忠告人之凶遭人唾罵於時不
容覆巢彈類驅逐西東余是時作賦以吊汝非乘
爾困而責爾聰今也主人悟彈者去豐爾食於太
倉置爾巢於高樹晨鷄不鳴百鳥爭慕傍睨鳳皇
下窺鸚鵡爾於此時徒能縱蒼鷹逐狡兔不能啄
叛臣之目伺賊壘之去而復憎鴻鵠之不親愛燕
雀之來附既不我德又反我怒是猶秦漢之豪俠
遠已不稱昵已則譽夫然吾分足而已矣又焉能
顧

重刊板序

余被命來守宛陵視事之翌日有客謂余曰郡學請鏤版印書公留意否乎乃問其目曰梅聖俞詩集自遭兵火殘編斷簡靡有全者幸郡教官有善本余樂聞而應之曰昔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竒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屏前抱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旨曰水欲吾清拔薤欲吾擊強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率而行之漢陽大治余殿此邦之初學官諸生以學校爲言今客又以聖俞梅公詩集爲言客其

吾之任棠也與聖俞公以詩聞於當世寔此邦之前哲客其欲余先庠序之教而借梅文以爲諭余固淺陋雖不足以發揚幽光敢不率行或庶幾乎如漢陽之治也乃命學官董其事鏤版旣成請序於余余豈敢辭聖俞公之詩簡古純粹華而不綺清而不癯涵泳於仁義之流出入於詩書之府而其工歐陽文忠公已序於集首此不復道姑叙鏤板之由云爾紹興十年上元日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知宣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新安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二百戶食實封二千一百戶

汪伯彥後序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